

# YOUNG 剧场从剧目邀约到节目策划,考虑在地居民的精神需求 打造没有围墙的剧场,艺术就在近旁

■本报记者 柳青

话剧《春逝》和《对称性破缺》作为“开幕双戏”,开启了YOUNG剧场的第一个演出季。这座年轻的剧场前身是杨浦大剧院,承载了当地居民的许多记忆,经过四年的改造,舞台大幕重启。剧场所在地理位置特殊,北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以及众多文创科创园区,大量年轻观众朝气蓬勃,有新锐、前沿的审美诉求;南望杨浦滨江,见证中国百年工业发展历史的旧址遗存,构成了极具张力的城市戏剧空间,接续着城市记忆的脉络。

上海剧院林立,考量一座剧场的水准,不仅要看看舞台上演的作品,也要看看这些作品以及这个演出空间自身,能多大程度地和当地观众、和社区产生有效的情感联结。YOUNG剧场从剧目邀约到节目策划,考虑在地居民的精神需求:怎样让这个特定社区里不同的观众群体获得高质量的艺术体验,怎样吸引青年艺术家在这个场域里积极实验,怎样鼓励更多的普通人克服重重困难、平等地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最终,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成为民生的一部分。

## “高校戏剧美学”,等待被发掘的剧场新能量

“开幕双戏”散场,有观众形容,《春逝》是春风拂面的女性主义励志小品,《对称性破缺》则是催泪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诗史。《春逝》讲述两位女性物理研究者短暂的相处,两个孤独的开拓者相知相惜。《对称性破缺》是一部群像式作品,以物理概念隐喻几代中国科学家在乱世中的上下求索。两部作品都以文学趣味见长,都是“话剧九人”的原创作品。“话剧九人”最初是一群北大学生和校友共同运作的戏剧概念,编剧兼导演朱虹璇毕业前,和伙伴约定“连演10年”,十年后,这个团队已经创作出《四张机》《双评记》《春逝》这些有辨识度的作品。

从高校社团成长而来,“话剧九人”的作品曾被质疑过于学生气。编剧兼导演的朱虹璇并不露怯,她相信,理想主义的、真诚的表达始终有价值有意义。YOUNG剧场在剧目选择和策划时,注重的也是这一点,“高校戏剧美学”是一股等待被发掘的剧场新能量,尤其在高校林立的杨浦,有必要让年轻观众感受高校原创戏剧“创作、思考、行动、探索”的力量。剧场新开,“开箱”单元的作品,都是学院派背景的原创大戏:《春逝》和《对称性破缺》之后,“话剧九人”的《双评记》也将上演,还有北京电影学院的《向阳里8号楼》,上海戏剧学院的《郭达克》和南京大学致敬鲁迅的《故乡》。

郭晨子编剧的《郭达克》用文献剧的方式,刻画了一个在时代洪流中艰难求生的漂泊者——郭达克。剧本渲染“身份”和“界限”的荒诞性,误解、歧视和战争



YOUNG剧场的“戏游季”以“处处皆剧场,人人可艺术”为主题,在杨浦滨江这样的非传统表演空间,创造无边界的剧场。(剧场供图)

无处不在,但是一系列活生生的个体超越了身份的藩篱,获得了平等自由沟通的能力,“身份”和“界限”消解在人们具体的生存细节中。剧作以多层次的抒情,描摹郭达克的精神处境。

正如郭晨子在创作谈里写道:专业院校应该有自己的创作,戏剧,应该是保持探索的。“不成熟”和“学生气”都是被定义的。和商业剧场保持着距离的高校原创戏剧,因为独创和探索而具有珍贵的锋芒,它们原本被视为中国话剧创作的“外场”,而年轻的YOUNG剧场把外场当作主场,这些看似主流之外的创作,谁说不能慢慢创造自己的观众呢?

## “凡人剧场”请回答:戏剧和人们真实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YOUNG剧场尚在改造时,剧场就推出了第一季“戏游记”,以开放的、有故事的城市空间为舞台,打造人人参与的无边剧场。在两周的时间里,滨江行走剧场、科创园区内的装置剧场和新马戏,以及素人分享的故事剧场等,前后吸引了超过四万人次的观众。

其中,“滨江戏剧行走剧场:在岸边”,从黄浦码头旧址启程,途经毛麻仓库、“上海船厂”的焊接广场、枫树浦水厂,抵达东方渔人码头。这一路昔日的“工业锈带”被改造成当下的“生活秀

带”,历史和未来戏剧化相遇的物理空间,蕴藏着一方水土的文脉气息。经历一段游戏般的戏剧行旅,观众沉浸式地进入特定的时空,以重建感官和空间的联结,个体和城市之间的情分被唤起。那次“戏游”最鲜活动人的部分,是走到渔人码头时,一位土生土长的杨浦“爷叔”讲他小时候在码头嬉游的场景。

始建于1920年的东华纱厂,见证了中国纺织机械产业的起伏,也见证了杨浦工业文明的变迁,现在成为充满活力的长阳创客谷,在城市更新中追寻文化价值的延续。第一期的“一人一故事剧场”就发生在这个特殊的场域。观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也是直接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被鼓励讲述自己的故事,生活和舞台之间看不见的第四面墙被打破了。

事实上,为了挖掘和探索在地文化,YOUNG剧场原定的开幕戏是杨浦版《美好的一天》,只是后来不断被疫情打乱演出计划,这个作品最终确定将在年底作为跨年演出。李建军创作的第一版《美好的一天》2013年在北京演出,通过他的作品,他提出“凡人剧场”的概念,让普通人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没有一个人以演员为职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表演训练。演出中,每位参与的讲述者有一个独立频道,观众每人配备一副耳机和一个收音机,可以自由选择倾听任何一个频道的讲述,或

拿下耳机,倾听现场的“众声喧哗”。这个作品不是短时间内让人学习速成的表演,重要的是调动每个人对自己所讲述内容的认同感,调动他们讲述的欲望,调动他们思考人生的动力。他们的讲述构成了一个网络,这就是历史。参与者和旁观者都在这样的时空网络中确认自己的价值。

杨浦版《美好的一天》招募的素人讲述者,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21岁,他们中有作家和画家,有ICU护士和船厂工人,还有自媒体大V和B站up主。年龄最小的小高是复旦一大的学生,高考赶上疫情,考试当天他还发烧了。38岁的王护士是2020年华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在武汉一家医院担任ICU的护士,她要分享疫情里的故事。她一度错过这场演出,之后演出一再延期,定档到年底,现在她“争取上台”。李建军感到遗憾的是,两次招募讲述者,都没有快递员。“想听快递员的故事,但很难,他们一单接着一单,很难停下来。”

YOUNG剧场坚持要呈现杨浦版《美好的一天》,因为这个作品的特别在于它不断地回答一个问题:戏剧和真实的、当代的、身边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看见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是任何间接经验都无法取代的。艺术不在远方或别处,它就在近旁——戏剧延伸为大众文化,普通人有机会成为表演者,参与艺术活动,被现实直接触动并激发的艺术,是真正有力量的。

本报讯(记者王彦)今起,六集系列纪录片《红色学府——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将于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播出,走近中国共产党主导创办并实际领导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上海大学。

今年是上海大学成立100周年,又恰逢党的二十大的召开,纪录片《红色学府》将以《上青云》《入洪流》《在天涯》三个篇章,从追求真理、革命实践、牺牲奋斗三个层面讲述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往事,体现这所红色学府传承百年的革命精神;也引领观众从一所大学的红色基因,读懂上海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该纪录片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大学联合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承制。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表示:“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一个革命人才培养基地,也是中国最早系统化地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高校,曾培养出大批革命和建国期的第一流人才。研究早期上海大学的这段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史研究有重要意义。而这部纪录片的摄制,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校史内涵,体现出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革命的一个典型案例。”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下诞生。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亲自指导筹建,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萧楚女等“红色教授”亲自授课。上海大学的百年历史中,既获得过“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誉;也作为五卅运动的策源地,在革命事业中以“五卅时期的上大”与“五四时期的北大”享有齐名。有不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革命先烈和杰出人才曾从上海大学走向全国,如杨尚昆、王稼祥、秦邦宪、关向应、李硕勋、刘华、何秉彝、阳翰笙、杨之华等。

为再现历史,纪录片《红色学府》立足当下,回望百年。摄制组以历史寻访的形式,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采访了50多位专家和早期上海大学师生的后人;并通过如今上海大学的年轻学子、校友后代等视角,寻找与上海大学有关的地点、人物、档案和故事。

纪录片第一次在荧屏上披露部分珍贵档案,比如在俄罗斯档案馆寻找到的唯一一段与上海大学有关的黑白影像,比如收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上海大学章程》原本等。纪录片也将展现摄制组在寻访过程中的全新发现,比如团队在何秉彝家乡找到的烈士就读上海大学期间的家书,比如团队通过杨之华后人获得了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党员登记表,从而考证了其入党介绍人和入党动机等。五卅精神一直是上大师生铭记的精神之魂,1935年上大校友林钧、周大根等人曾创作了一首《“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歌》。纪录片团队还从周大根烈士后人处拿到了歌曲简谱和歌词,并请上海市秋萍学校(周大根纪念馆学校)师生复原了这首歌曲。

在忻平看来,《红色学府》作为上海大学历史的第一部影像志有着特殊价值,“摄制组本着尊重历史的严谨态度,不仅挖掘了许多新鲜史料,更有自己的新探索和新研究,大大提升了这部纪录片的文献价值。”

# 走近中国共产党主导创办并实际领导的第一所正规大学 从一所大学的红色基因读懂上海红色血脉

## 《披荆斩棘》第二季制作精良、用心十足,话题热度却“差一口气”

# 极致绚烂舞台“燃炸”现场,然后呢?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披荆斩棘》第二季自初舞台的“回忆杀”之外,“三公(即选秀里第一次公演)”“二公”均已结束,被淘汰的哥哥大多在人气榜上垫底,并不意外。

尽管“二公”出现了《阿嬷的话》这样的催泪舞台,舞台也一如既往地越来越复杂绚烂,可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披荆斩棘》话题热度和舞台震撼力都不及以往。作为曾被寄予厚望的头部综艺,《披荆斩棘》亟待拿出更具惊喜感的内容。

对此,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认为,《披荆斩棘》第二季反响不及预期并不意外。随着综艺总体创作井喷,尤其头部节目竞争愈发激烈;而在逐步掌握“情怀杀”这个“流量密码”后,主打资深艺人的竞演节目层出不穷,其影响力也相应被“摊薄”。在依靠“燃爆”舞台带给观众视听震撼的同时,如何在“老歌重唱”的基础上,触发大众更深层次的情感共振与精神共鸣,值得深思。

## 作为音乐竞演综艺已将舞台呈现推向极致

单就观众反馈看,《披荆斩棘》第二季可以称得上制作精良、用心十足。

从阵容上看,集结温兆伦、苏有朋、张震岳、吴克群、黄义达等一批拥有“出圈”代表作的知名艺人,足以覆盖60后到90后各年龄段的青春回忆。尤其是苏有朋重唱起一首小虎队的代表作《红蜻蜓》,不仅网友留言刷屏“我的青春回来了”,也让台上的其他男艺人流泪哽咽,足见其作为中国初代偶像的号召力。

而从口碑来看,其目前7.3分的网友评分,与第一季持平,远高于开播不久的同类型“姐姐”综艺《乘风破浪》第三季。这离不开台前幕后的全情投入。“三公”舞台上,出现了周杰伦《霍元甲》、林俊杰《新地球》、莫文蔚《忽然之间》这些传唱度很广的“一线”歌手大热

曲目,其版权费自然不菲,令网友感慨“经费在燃烧”。

而面对这些热门单曲,艺人也在舞台上表现上绞尽脑汁。比如苏有朋在准备《霍元甲》这首歌时就提出不少想法丰富舞台呈现:从飞檐走壁、回旋踢的吊威亚打场面,到加入刺客拯救江湖人的剧情设计,虽然没能全部实现,但最精彩舞台上“火刀舞”的呈现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如果说苏有朋的用心体现在为舞台做“加法”,那么郑钧、苏见信等摇滚、民谣歌手这一组的用心则体现在为舞台做“减法”。别开他们却掉了导演组安排的所有舞美设计,甚至穿着日常着装就登上舞台,可他们在音乐编排上下足功夫。莫文蔚这首温柔恬静的小情歌改出了磅礴的摇滚气势。一段郝云演奏的苏格兰风笛堪称点睛之笔,寓意“风笛响起时就是希望”。如此“减法”

也是“加法”——网友在弹幕刷屏“这组只剩实力了!”

## 资深艺人密集频繁露脸,大众的“情怀”不够用了!

既然节目品质一流,IP品牌效应仍在,为何热度不及预期?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大众的审美疲劳。《乘风破浪的姐姐》横空出世之

时,利用的正是资深艺人与偶像练习生模式碰撞所产生的“化学反应”,传递“30+也可以尽情绽放,成就更好自己”的励志热血;而此后《披荆斩棘的哥哥》,“怀旧”效应凸显,陈少春、张智霖、言承旭等明星勾起观众对于TVB剧集、台湾偶像剧的回忆。到了《乘风破浪》第三季,王心凌“一枝独秀”,被网友戏称“靠一首《爱你》拯救了一档节目”。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情怀虽然是屡试不爽的流量密码,可反复使用,也会产生倦怠期。可以说,大众回忆是天然的流量热度加成,也成了创新前行的包袱。

其实综艺主创也逐渐意识到资深艺人的号召力不断被“消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浪姐”“披哥”参与的艺人总数基本不变,但明星的重量级不断提升。这一方面是艺人愿意主动参与到优质节目获得更大舞台,另一方面也是一两位艺人已不足以撬动大众关注度,需要不同年龄段、不同领域、不同受众群的艺人来充实“情怀”队伍。然而眼下,不只综艺掌握了“情怀杀”这一流量密码,线上演唱会、直播等均开始打造资深艺人牌。在刘海波看来,相比于演唱会一次性消费所缔造的亿级流量神话,综艺的播出周期更长,所需要的注意力和关注度更大。而当情怀牌打完,又没有新的内容及时填充,观众追看节目的动力自然减弱了。

确实,回想“浪姐”的高光时刻,正是那英、宁静等一批中年女演员抛开过往成就,为呈现最好的舞台高强度训练,从零开始学习唱跳技巧。她们奋力拼搏、绽放自我的样子足够激励人心。而同平台播出的小制作、低成本《快乐再出发》之所以呈现“长尾效应”,“圈粉”大量年轻观众,也不只是因为嘉宾作为“07届快乐男声”的身份,而是他们借由演唱、创作所呈现面对事业低谷豁达、坚韧、乐观的态度。经过人生历练的歌手们有故事、有内涵、有精神,值得在舞台之外,用综艺镜头更好地呈现给大众。



张云龙“二公”演出。



苏有朋组(左)、陈小春组(上)“三公”演出。制图:冯晓瑜